

李英莉 著

# 好像 是微尘

好像  
是微尘

李英莉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李英莉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像是微尘/李英莉 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 4  
ISBN 978-7-80759-150-4

I. 好…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6451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百江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1mm × 229mm

字数: 180 千字

印张: 12.5

出版时间: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文天

装帧设计: 刘萍萍

责任校对: 彭和群

版式设计: 刘萍萍

ISBN 978-7-80759-150-4

定 价: 1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386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献给赵长地女士——我最亲爱的母亲

我愿意用世界上所有的阳光  
铺成一条路，让心儿回家。

# 解 词

——代自序

有那么一段时间，最怕做的事情就是解词，因为总是在解词的时候暴露自己的怯，无法精准的说出一个词的含义，中国的、外国的、概莫能外。

有那么一种想法，古人谈美，注重象外之象，不见得把什么都说明白，留有大部分空白供欣赏者想象。

这其实是借口。能解释的时候，人是不会放过一切表达自己的机会的。

“好像是微尘”，在一个人的眼里被当作了流浪小说，很富有想象力的解释。我想他大概认为微尘一直漂浮在空气里，随风儿游走，类似于心无牵挂的流浪。很喜欢这种想象性的解释，从很小的时候就愿意看着地图，眼睛盯着西北方向，那个时候学了地理，知道了一个名词，“风蚀城堡”。当时，不大了解人只能有相对的自由，一心想着从此做个流浪者，浪迹天涯。

当然，这个想法没有实现。老老实实地生活，如此而已。流浪倒是常想。

以这个作为书的名字，并不是缘于流浪情结，那是另一个情结，对私人、个体的情结。个体和私人如微尘般渺小，但是个体和私人又仅仅是微尘吗？这不见得。个人是以人为指向的社会的坐标，永远标示着一个地点、一种向度。生活，或者历史就是从此出发，到达一个未知的地点。这里，个体和私人又和历史有了联系。

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对于一个名词的解释不是绝对唯一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对文本的解读自然不会相同。因此，在文集里，很多的“我”以个人化的名义出现，就是想规避一种定义，想给解读留出出口。

当然，也有人这样说，一篇文章里，或者一些篇文章里，出现了太多的“我”，作者大概有自恋的倾向。无法苟同这个想法，相反，需要“我”不断地出现在文章里。

“我”的出现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我”就是代表我的生活，满足



自我表现的需要；一种，“我”毋宁说是自我意识。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每一个小我都是时代潮中的浪花。历史不是由群体组成的，而是由“我”的具体感受连接的。“我”以私人的记忆在叙写着历史，历史正因为有若干个“我”而血肉丰满。

几年前，看电影《太极旗飘扬》，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战争，就好像观看一场有些血腥的群众表演，我们早已远离了战争的切肤之痛，战争、苦难、死亡这些字眼，只是装点生活，貌似深刻的语言和场景游戏而已。翻看历史书，每一次战争写的都是干巴巴的数字，而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红旗飘飘的喜悦。

对战争的不负责任的叙事，消解了读者（观众）的心理体验，遮蔽了他们每一次可能探求心灵深度的机会。对个体命运的忽视又哪里只限于战争？任何一个苦难都关系着个体的命运。也许是苦难包括的个体太多，也许是我们的苦难太多，承受苦难的程度已经升级，我们现在仍然在不经意间忽视着苦难中的个体。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因为忽视了苦难的个体，苦难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淡化了，甚至有的时候让我们厌恶。

战争是最能够泯灭个体的方式，战场上的尸体不会在记史者笔下还原成私人的生命存在。时间把无语的人淘洗出历史的轨迹。

幸福在于，我们还能书写，在有限的时间、地点、空间里，力所能及地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抹抹缝隙。

愿意这样设想，若干年之后，“我”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可是，“我”的痕迹还在，作为历史的一小块皮肤，感知着冷暖、疼痛、幸福，还有后人对一个时代的窥视——带着个体的温度。

解词——代自序 / 001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一 / 002

一个早晨的 4 点到 8 点 / 009

碎碎念：那些易逝的时光 / 013

从另一个地方到天边 / 016

闹钟害死早起鸟 / 019

怀念粗鄙生活 / 022

即将来临的猪的生活 / 027

马桶生活 / 030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关于阅读的闲言碎语 / 033

忏悔录 / 039

往事，你好！ / 044

再见，游乐场 / 048

告诉你，那么无聊的一天 / 053

关于电影院的私人映像 / 056

爱总汪洋 / 062

62 和 32 / 064

感恩逆流成河 / 068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纵横四海 / 074

暧昧发廊 / 079

小林 / 084

一条舌头的私人记忆 / 090

也可以品质 / 094

当爱已成往事 / 098

微雨童话 / 102

浪里的江湖 / 107

半壁苔藓，半壁蔷薇 / 113

- 一楼右室的农民们 / 120  
一只理想主义的猪 / 125  
什么是什么，什么为什么 / 129

# 其他

- 先人，先人 / 134  
向北！向北！向北！ / 139  
向北！向北！向北！之二哥一  
家人 / 144  
向北！向北！向北！之冰上捕  
鱼 / 149  
洗澡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历  
史篇 / 153  
洗澡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之私  
人感应篇 / 157  
城市印象 / 161  
有故事的地方 / 166  
夜色平遥 / 170  
寻找时代的歌者 / 174  
看病记 / 178  
肉文章 / 183

心里的阳光——代后记 / 186



我

---



一个人以什么方式降生在这个世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这个人成长的原初遗落在大地上的密码。等到走过了万水千山，需要放下疲惫的灵魂，有心的人会在岩石上发现，在溪流里看见，在枯叶的脉络里捋出来这些不经意排列的密码，原来一切似乎都早已注定，原来一切都安排好了方向。

► 雪 ◀

蓝色的火焰总是在不熄地燃烧，黄泥的炉子被火舌舔干了内壁，泥已经完全围成了刚性的壁垒。火是北方人追逐的图腾。我就降生在这个有火的地域，一个必须有火的季节。我没有降生在夏天，没有降生在秋天，偏偏降生在北方最寒冷的冬季，以至于清冷成了我骨子里最忠实的存在，好像一片雪花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就飘落进了我的生命，从此再也没有出来。我问过母亲，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季节让我出生，母亲无法回答，她根本就没有选择，只不过我是在某个时候自然地附着在了她的子宫内膜上，等待着成长，然后自然而然地降落了。母亲说这是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有些人要在冬天来到世界。

母亲说，生我的那一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前一天刚刚下了一场大

雪，地上的雪凝成了坚硬的雪盖，一辆马车把临产的母亲送到了医院。赶车人拼命地抽打着马匹，母亲斜躺在爬犁上，捧着肚子忍受着阵阵的剧痛。父亲跪在母亲身边，一遍遍说着快到了。母亲什么都没听见，她只是在机械地斗争着疼痛。赶车的人是父亲的朋友，家里的马也要生驹了，不过马没有人娇贵，肚子里带着崽儿也得蹿开蹄子奔跑。马蹄扬起了路上的雪盖，一块块坚硬的雪片砸在母亲和父亲的脸上。父亲有些着急，扔了头上的皮帽子，这使父亲的头颅看起来像一个刚出笼的馒头，阵阵冒着热气。赶车人已经把马匹的身上抽出了血印子，我还是在翻滚着、往外挤着。父亲心急如焚，母亲束手无策。

母亲身子底下垫着一件崭新的羊皮袄，军绿色面儿的皮袄在白色的雪野里有春天的气息。母亲已经全然不顾这些无谓的诗意，她的十指下意识地拼命撕扯着羊皮袄里面的羊毛，那些如云朵一样的羊毛被母亲揪得东倒西歪。羊皮袄是赶车人新买的家当，过年用的。赶车人的媳妇刚把羊皮袄从集市上抱回家，我父亲就满头大汗，急急忙忙地跑进了赶车人的家，也没有敲门，一脚踢开了人家的木栅栏，直奔马厩，边解缰绳，边喊。父亲嗓音嘶哑，惊得赶车人跌跌撞撞地从屋里跑出来，一只胳膊还没来得及伸进袖管。后面跟着他的媳妇，二话没说就把新买的羊皮袄铺在了爬犁上。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知青，他们本不属于北方，时代把他们抛进了白山黑水，他们也把我引向了这个叫做梅里斯的县城。长大后我问过母亲，在她生我的时候就没想过有一天要回城，要在城市里诞生下一代吗？母亲说她想过，所以她在我还是两个月的胚胎的时候也坐着爬犁到县城的医院门口徘徊过，医生拿着冰凉的钳子让母亲做最后的决定，母亲逃跑了，她说那个时候我在她的子宫里突然动了一下。母亲在给我讲这些我无法考证的事情的时候，经常愿意采用渲染的手法，她后面的话我不相信，两个月的胚胎怎么能动呢？父亲的说法是他及时赶到了医院，阻止了母亲这个一厢情愿的决定。不管是他们谁的决定，对于我，都是正常地在母亲子宫里住了 10 个月。

母亲生我似乎很有寓意，她和父亲要扎根在白山黑水，这种决心用什么来表示，那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献给这片土地。一排一排的白桦树在向爬犁致意，以笔直和昂扬的姿态，一个新生命又将在雪野里啼鸣，大自然派出了她的护卫队。母亲说她极度痛苦的时候不是到了医院躺在产床上的那段时间，反而是爬犁拉着她一路飞奔的半个小时，她斜躺着看不见天空，却觉得天空和大地要把她和我一并带走。大地以速度震荡着我的出生，天空以静默切割着母亲的子宫。母亲只有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似乎一松开，我就会从她的肚子里蹦出来。母亲担心真的把我生在了雪野里，周围的一切都会是夺命的标枪。

其实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即便我生在温暖的医院里，我总是能感觉到身体中有某一处仍然给冰冷留了空间。我敢肯定在母亲坐着爬犁一路狂奔的那 1800 秒中，我的呼吸隔着羊水，隔着皮肤，隔着母亲的衣服一直刺探到了白桦树脚下。被寒冷的空气冰冻住的树皮、树根的青涩的芳香让我迷醉。我在以后的时间里总是有意无意地嗅到这种气味，它在鼻腔里盘旋一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芳香经常在冬季出现，有一阵子我怀疑白桦树的灵魂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让我摆脱不掉它的如影随形。

成人以后，我去了南方，不是旅游那种，而是真真正正地在南方生活。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不似北方的冬天冷得荡气回肠。很多次我都在梦里面回到了雪野，并被一股凛冽惊醒。刚开始，我梦见北方的日子很少，三五年都没有一次，后来，一两年就能梦见一次北方，再后来变成了几个月。我在南方的微风里想母亲讲给我的故事，我一直怀疑母亲讲给我听的我的出生经历是虚构多于现实。但是我无法回答人生中数次的巧合，我的所有的纪念日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冬天，身体上的病症到了冬天就渐渐退去……如果母亲的讲述真实的成分占大多数，我会相信，拉着母亲去医院的马匹，夹道列队的白桦林，还有静默的天空都在那一天给我的生命写下了密码。我只不过要走些路才能破译它们，这条路我选择了向南，而最终，还要选择向北！

## ► 火 ◀

母亲曾经说给我一个故事，类似于传奇。当年我出生的时候，家里面没有火炕，父亲用泥土做了一个小炉子，铁皮的烟道在逼仄的小屋里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空间。他们上班，就把我包成一个蜡烛包，手脚都顺在身体两侧，用毛毯包上，外边用绳子系牢。我被安放在床里面，屋里用炉子取暖。

父亲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每过半个小时，父亲、母亲就轮流回家探看我的情况。说有这么一天，母亲推开家门，突然发现床上的我消失了，母亲登时大脑一片空白，关上门就往外跑，以为家里遭了贼，贼偷走了孩子。母亲疯跑去找父亲，父亲、母亲都疯跑着再次回家，我还是没有，这时父亲也傻了。两个人没头苍蝇一样在屋里抓狂，他们谁都没有低头看，只顾往床上寻找，还是母亲在蹲下身子查看床底下时，一眼发现了在炉子背后的我。让母亲惊讶的是，我不知怎么地从床上来到了地下，而且我身上的蜡烛包一点也没有散掉，一只小脑袋左顾右盼，居然笔直地站在地上。父亲、母亲呆若木鸡，以为闹了鬼。屋里屋外察看了一圈，门锁没有被撬坏的痕迹，窗子都完好无损。6个月的我是怎么滚到床边又来到地上并站在了炉子的旁边没有被火烤伤成了一个谜。

长大以后，我做过这样的试验，把自己包好，束缚住手脚，从床上滚到地下，我摔在了地上，直立不起来。显然，我自己也揭不开这个谜底，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一定明白炉火的温度，否则我不会只选择炉子而不是其他。

这个故事推论出来，对炉火，我天生喜欢，进而喜欢炉子，喜欢炉子里烧的木片子，喜欢木片子燃烧释放出的浓烈的松香。嬷嬷用这样的火把雪水烫开，在雪水里温酒。母亲不让嬷嬷在我的面前喝酒，酒味影响一个婴儿器官的正常发育。嬷嬷在母亲在场的时候从来不喝，酒壶就藏在她的怀里。她抱我，我的肋骨就抵在她的酒壶的边沿。嬷嬷知道我不会告她的状，

每次把我悠起来都很卖力气。

嬷嬷是母亲给我找的达斡尔族的保姆，母亲让我也叫她妈妈，妈妈用达斡尔语发音是“嬷嬷”。这样我就可以区分出来哪一个是妈妈，哪一个是嬷嬷。嬷嬷黑红的脸膛，一见我就给了一个大大的响吻。她做事情总是有些夸张，笑起来嗓子像马达，哭起来嘴巴像弯了的黄瓜，悠起我来非要从头顶抵达后腰……母亲害怕她的动作过于热情，就做了一个摇篮。嬷嬷在摇篮一头系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挂在了自己的脚上。嬷嬷擅自决定把我吊在炉子的斜上方，这样她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照顾我。嬷嬷一天里最大的工作就是做晚饭。晚饭是嬷嬷自己爱吃的片肉，把五花肉切成大片，和酸菜一起在锅里煮。片肉煮出油，香气扑鼻，嬷嬷又给炉子里加了柴，松香弥漫了整间屋子。嬷嬷一个人劈柴，抡起斧子，身上的肉颤颤的；嬷嬷一个人贮存土豆，在地下挖了一个菜窖；嬷嬷一个人担水，一只大水缸个把小时就被喂得饱饱的；嬷嬷也一个人喝酒，搬个小凳在炉子旁边，炉子上烫着她的酒，度数很高的高粱酒，她两口就干掉，抹抹嘴角，吃一块片肉。嬷嬷要等父亲、母亲回来，酒不能喝多，片肉也只吃两块。把酒壶再揣到怀里，嬷嬷有了微醉的喜悦。

有片肉的日子，我就腾云驾雾般地在炉子上方被嬷嬷的脚悠得昏昏欲睡，嬷嬷最喜欢唱的摇篮曲是这个：

轻轻摇晃你那榆木摇篮，  
安详地睡吧，太阳为你露笑脸；  
轻轻摇晃你那柳木摇篮，  
安详地睡吧，妈妈守在你身边  
……

睡梦里，有一只小马驹，用它毛茸茸的亮眼睛看着我，用鼻子触我的脸。我在哪里好像看见过那双眼睛，雪一样清纯，天空一样深远，大地一样仁

厚。我去抓小马驹的脸，它一下子消失了。它回到赶车人的家了，我知道。我能在夜晚听见它在马厩里偎着干草打响鼻。它浑身通红的毛发闪着光泽，宛如一颗藏在深山的宝石，华丽而高贵。当我们都还在自己母亲的肚腹里，我们就已经相识，它带着我来到了冬天，我引着它沉入了草原。

当我是婴儿，我做的梦都很奇怪，梦里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似乎是相通的。我毫不费力地穿行在其中，如一片轻盈的羽毛。婴儿很像世界的信使，连接着天地间拥挤的灵魂。嬷嬷愿意点着我的脑门，嘴里发出呀呀的惊奇。我在冬天的炉火旁，通体粉红，蹬开了母亲为我缝制的碎花小被，一条绳子已经不能束缚住我的手脚。嬷嬷在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会偷偷敞开我的被子，让炉火徐徐地烤着我的光身子。她粗糙的手顺着我的肩膀下滑直到抓住我的脚丫，然后给我的脚脖上套一圈五色线。卡皮姥姥的咒语，嬷嬷深信不疑。

嬷嬷把我抱到过卡皮姥姥家——一个母亲并不相信的巫师。嬷嬷似乎很敬畏卡皮姥姥。两个有皱纹的女人在炉火边窃窃私语，卡皮姥姥的屋子阴暗，常年没有光亮，只有炉火为黑暗点开了一点通途。我的头冲着光亮，卡皮姥姥的手在我的身上摩挲，嘴里念念有词。嬷嬷隐身在黑暗里，一言不发。卡皮姥姥的声音好像嬷嬷唱给我的摇篮曲，我又将进入梦境。突然，卡皮姥姥用一根针挑破了我的肚皮，我大哭，嬷嬷在黑暗里也簌簌发抖，我在自己震耳欲聋的哭声中还是听见了嬷嬷浑身骨节被扭曲的声响。卡皮姥姥用一块布擦干了我肚皮上的血液，双手捧着那块带着血渍的白布冲着炉火深深躬下了身子，随后她发出了一阵长啸。那个时候，我突然止住了哭声。卡皮姥姥和嬷嬷双双跪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双颊边印上了深深的唇印。

母亲不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咒语点了命运，那根五色线就是咒语，嬷嬷当作宝贝一样，每个月的十五，嬷嬷就把我放在炉火旁边，在火焰里做祈祷。我是一个通体透明的婴儿，只有一条线在燃烧。嬷嬷离开的时候，五色线也莫名地消失了。在那一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惊动了县城里防疫站的领导，父亲母亲和我被隔离，他们两个只等着我停止呼吸，为

一个小生命作最后的守望。我已经浑身苍白，身体没有热度。嬷嬷离开的当年，炉子也坏掉了，泥巴的炉膛在嬷嬷离开的第二天爆裂。我一直以为这不仅仅是巧合，而是说不清楚的必然。

赶车人也来到我们的窗外，他的脸色木然，父亲哀伤地和赶车人对视，母亲已经泣不成声。赶车人从身后拉出来小马驹，它身上的皮毛依然闪亮，小马驹打了一个响鼻，我想是这个声音拉住了我，我起身，打开门，小马驹低下身子让我爬到它的背上，我又开始在雪野里飞跑，像出生时的那样，马蹄刨起的雪粒迷蒙在天地间。

嬷嬷和卡皮姥姥在白桦林里烤火。卡皮姥姥，一袭黑衣，火焰的光彩让她脸上那些核桃般的皱纹一层层裂开，挂在腰间的鱼骨和兽骨全都挣脱了绳子，飞舞在卡皮姥姥身边，青白的骨头都在演奏音乐，我看见火苗穿行在骨头纤维的纵横交错中。嬷嬷的手上带着我的五色线，卡皮姥姥的黑衣上缝着沾着我的血渍的白布。

母亲说我昏迷了三天之后，奇迹般地醒来了。我也记得，我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父亲重新做一个火炉，嬷嬷和卡皮姥姥一直在等我，她们没有途径，火是我们相见的唯一途径。

这些故事都是父亲母亲讲给我的，但是，我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的讲述经常是矛盾重重，母亲说我生在傍晚6点，父亲说肯定是傍晚5点，他们的矛盾让我的出生有了雾里看花般的朦胧。不过他们都不否认赶车人和嬷嬷的存在，并一再提到这两个人。父亲母亲对这两个人物的存在的信心得到了我的印证，只要父亲说起赶车人，那股时断时续的白桦林的青涩味道就鲜明地出现在我的鼻腔里；只要母亲说起嬷嬷，一团火就在我身体里燃烧，松香扑鼻。父亲母亲从来不提卡皮姥姥，但是我知道她真实地存在过。

一个人降生在这个世界，成长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种方式，过去的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 一个早晨的4点到8点



终于下雨了，这个城市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一滴雨降临了，而且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以上。本人最不怕热，对这样的高气温很是受用，唯一觉得有些难受的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汗。家里的纱窗坏了，一直没有找人修理，去年夏天，自己修理了一下，无外乎就是用胶带把漏缝的地方粘住了。过了一个冬天，一个春天，胶带没有弹性、黏性，也拉不住那个要挣脱开它的缝隙。

本人的母亲经常说本人懒到家了。本人对家里坏掉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都会听之任之，只要不影响原则性的生活，本人都能忍受。修一个纱窗要请一天假，在家里看着修理的人。不是本人热爱工作不愿意请假，只是很讨厌一个假就在这样的琐碎中度过。本人宁愿在沙发上看一天闲书，也不愿意在旁边递锤子。本人亲爱的母亲时常来到本人的家里，把这些本人不愿意做的活计都默默地做了，更有甚者，本人严厉的父亲大人在唯一的一次光顾本人的家的时候，修理了淋浴喷头，使本人不用为了让水淋遍全身而紧贴着墙壁洗澡了，还磨了家里的卷刃的菜刀，以至于本人在一次切黄瓜的行动中把黄瓜切出了专业的水平。

早上4点多醒来，听见雨打窗户的声音，很高兴终于下雨了，也敢把没有纱窗的窗户打开了，屋里的热气争着抢着往外面奔，睡意蒙眬的大脑登时精神起来。